

# 放棄電腦專業 回應天主召喚修讀神學

# 兩香港移民溫市新晉鐸

圖文：本報記者崔源明

## 大

溫天主教區最近擢升了5個神父，兩個來自香港的移民成為溫哥華教區最新一批神父之一。

也許天主對讀電腦的人特別恩寵吧，何庭耀和楊永明兩個電腦專業人士，分別在5月30日及6月23日擢升為神父，兩人將分別派到南溫及阿波斯福的教堂負責堂區的工作。

### 考慮當神父前後有16年

在5月30日升擢為神父的何庭耀，30歲，剛從修院畢業，完成了8年的神、哲學雙學位，成為神父。他不是最年輕的一個，但可算是年少老成的一批，歸信天主，考慮當神父已有16年長。在他隨家人移民，於10年前在卑詩理工學院修讀電腦文憑一年級時，已決意申請做神父；結果取得文憑後，就直接到修院攻讀，畢業後成為神父。神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——相信也是最後一份。

何神父說，自己早在14歲讀中學時，已對天主教書籍深研，看過數百本書，從書本認識聖人，受聖賢的德行影響，如慈幼會創辦人。他渴望跟隨前人典範，效法他們。他參加活動，加入聖母軍探訪病人、孤兒，也在學校帶領小組，教同學認識天主教道理，在修院讀書時，每周和小學生談天主教道理。換句話說，由想做神父用了8年時間，到決定進修用了8年，成事前後需要16年時間。

他說到蒙召經歷，他也想過其他生活，不做神父。但教會如一部機器，人如零件，放在一個錯誤的位置，圓鑿方枘，不能發揮。到自己確定做神父，反而有一份平安，因為適合自己。

何庭耀神父笑說，周前第一次主禮做宗教彌撒時，信眾還以為是一個很老練的神父在場，令他感到欣慰。他解釋，在宗教禮儀中，每個手勢都有特別的意義，他一面展示張開雙臂，然後收回雙臂的手勢，象徵收取會眾的奉獻，上呈於天主。

何庭耀神父也相信，在今天這個物質富裕的社區，信眾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提升和引導。何庭耀神父很高興獲派到溫市基督聖體堂(Corpus Christi)擔任助理教牧(Assistant Pastor)。



何庭耀神父。



楊永明神父。



在哥倫布騎士團(Knight of Columbus)的拱衛下，主教勞辛(Raymond Roussin, 左)和楊永明神父步出聖堂。



何神父獲主教祝禱。



何神父在晉鐸儀式中，五體投地祈求。



大溫天主教區五位新任神父和天主教溫哥華總教區總主教勞辛(Archbishop Raymond Roussin, SM, 左三)合攝，五位神父左起Alessandro Lovato、Nicolas Tumbelaka、楊永明、何庭耀和黃姓神父(Justin Huang)。



信眾在教堂參與彌撒聖禮。

## 信徒構成與移民潮息息相關

本地天主教徒的增減，與移民潮息息相關，神父的晉升，反映了人口及信徒結構的趨勢。在90年代香港移民潮令教區的華裔信眾激增，朱達章神父領導了華裔信眾眾多的加拿大殉道聖人堂。但10年來，一直沒有來自香港的華裔有機會上位，成為神父。今年，溫哥華教區主教一口氣晉升了5個少數族裔的執事為神父，其中有三個華裔，兩個更是香港移民，令教區耳目一新，增添了新力軍。

楊永明和何庭耀是繼朱達章神父之後，近10年來最新兩個香港移民晉身天主教神父。能夠成為神父，首要有感召，其次少不了教友的支持，教區主教的拓展眼光。主流社會教徒老化自然流失，始終需要新血填補；近年菲律賓及東南亞移民人數躍升，這批來自天主教國家的移民，也增加了教區信眾的數目。

另一方面，神職人員老死退休，需要少數族裔的神父添加。少數族裔教友也需要神職人員的指引，同種同文的少數族裔神父，在教區工作時，佔了一點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，減少語言溝通的隔閡。

神父管理哪一堂區是由教區主教安排，不一定是華裔神父帶領華裔教友。但多了少數族裔的神父，至少反映天主教正朝着不分階級膚色拓展天主國度的理想前進，也是多元族裔下的宗教的表現。



主教勞辛(左)和楊永明神父(中)及何庭耀神父。

## 做神父不簡單 僅四成人畢業

何庭耀神父說，做神父不簡單，能夠從修院畢業的，10人中無3、4。因為要在修院修讀4年哲學、4年神學，在這段期間，修院的修士不單止看神學生個人學業，也要觀察品行，是否有承擔，有穩定的宗教生活，做人處事是否可靠，與人相處有沒有問題。

在修院，3至4成修業者可以完成，但有人會中途退出，也有被修士請走的。對個人而言，這是調整期，一個人反覆想清楚，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做神父，而不會隨便退出，才是健康的過程，幫助人明白是否有清晰的聖召。他們會獲指派，到堂區實習一年，協助聖禮。

在教會服侍信眾，聽告解或探訪受苦的信徒，這都是在人們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日子，總會有神父出現。做神父要用心對待每一個接觸的人，不單是令對方有幫助，對神父個人修德成聖也是一種學習。人生有很多喜怒哀樂，這些機會都很獨特，所以當神父不能公式化去處理。

## 朋友建議修讀神學

43歲的楊永明在6月23日晉鐸，他在加國修讀電腦，而且是電腦碩士，之後回港在城市大學做相關的專業，回加國後，在多倫多找到電腦的老本行，工作順利，甚至買了屋，計劃人生，但上主呼召令他心中忐忑。

楊永明蒙主呼召的過程相當奇特。當時有一位打算入修院讀神學的朋友請他代為禱告，又建議他也入神學院短期修讀，楊永明轉轉間，真的到了溫哥華米遜的君王修院，攻讀6年的神哲學。那位朋友，比楊永明還早想奉獻做神父，但楊永明後來居上，反而比那位朋友早畢業。

他在祈求的過程中，看到《聖經》說，有天上的飛鳥不種也不收，天主尚且照顧牠們，何況祂的兒女。次日清晨靈修時，他看到一隻鳥佇立在後園，回眸看他，令他的心靈悸動，彷彿天主回答了他的禱告。

在修院時，楊永明要從頭學習英文，由導師教英文字母的發音，減少英式英語的口音。每日要早起上課，這一點他熬過了，之後獲主教派到紐約實習。

楊永明在授予聖職的程序表上，引用了《聖經》的一句話，「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，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。」他抱著基督這一份心腸做神職工作。他在禮成致謝詞時也提到，一位曾在中國受宗教迫害而要勞改和坐牢超過20年的姑媽(Aunt Rose)，成為他的激勵。

成為神父後，楊永明獲調派到西裔長者為主的卑詩省阿波斯福聖安尼教堂(St Ann's Church)，擔任助理教牧(Assistant Pastor)。



楊永明神父(中)與朱達章神父協助主持「領聖體」的禮儀。



朱達章神父為何神父進行「覆手禮」，領受聖秩聖事。